

【编者按】

11月20日,广西民族报社作者编者交流会暨多民族作者签约座谈会在南宁召开。会上,报社与创作汉文学作品为主的丘文桥、徐仁海、牛依河、李云华、周敏、何珈阅、苏龙、盘小春等8位多民族作家作者签约。本期“民族作家”特别推出其中部分签约作家作品,以绘读者。

到鲁迅文学院之前,我的生命活动轨迹最远去到河南郑州黄河边上。曾无数次畅想,此生将以什么方式或者理由和北京结缘。旅游、工作等,能想到的都想了,唯独不敢奢想,有那么一天,会因为文学写作来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广西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从此实现了儿时的北京梦。

我特地选择下午飞往首都机场的航班。因为想体验从白天飞往黑夜的感觉,以及一路向北,一路俯视由南向北的自然风光、城市夜色。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想想晚上就可以出现在北京,吹着北京初夏的晚风,喝着老北京豆汁、品着北京烤鸭……心里异常兴奋。

临近下午4:00,我如期登机了。

我在白岭的亲人,有的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有的虽然见过飞机,但是一辈子没有近距离触摸过飞机。我曾观察过,当飞机从天空滑过,即使在劳作,他们也会放下农具抬头望向远方的飞机。天上的飞机小小的,但不影响他们的心情,见到飞机的那种满足和幸福感,不亚于庄稼丰收给内心带来的愉悦感。

小时候,我和白岭的孩子们一样喜欢看飞机。飞机从白岭上空飞过,传来的轰鸣,虽然很刺耳,但很迷人,几乎没有孩子排斥或者不喜欢。这可能它来自天上的缘故,也可能它比较稀罕。每次听到从飞机身上发出的那种有力量的声音,不论在上学路上,还是在校操场里,



或者在赶牛的路上,我都会驻足跟着响彻天地的轰鸣寻找飞机的身影。

大大的飞机,在碧蓝的天空,如一架玩具飞机那么小,有时如蚂蚁一般大,有时如一个标点符号。看着在蓝天上翱翔的飞机,有时觉得在飞的不是飞机,而是童年的自己。

手机的铃声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4点,飞机启动了。

飞机慢慢地滑出停机位,开进跑道,一个加速度,我往后一靠,身体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推背感。飞机越开越快,整个人有一种即将腾空而上,飞起来的感觉。临近飞起来的那一刹那,广播里传来声音:

“因机场上空有黑色大云团,飞机暂缓起飞,等乌云和暴雨过后再起飞,大家安静地坐在机舱里休息等候。”

舱内一片哗然,大家连忙问空姐:“什么时候起飞?”

空姐说:“等广播员的通知。”

透过机窗,一团黑压压的乌云往机场上空

移过来,重重地压在机场上,一阵阵电闪雷鸣后,雨哗啦啦地从乌云里倾泻而下。雨打在机舱顶上噼噼啪啪地响着,机窗上的雨水,如瀑布一样在玻璃上流淌。

乌云太黑了,整个机场瞬间进入了“黑夜模式”,机场里的灯光也次第亮了起来。望着玻璃上的雨幕和外面朦胧的灯光,听着雨声,疲倦的我,眼皮沉重地合在了一起。

睁开眼睛,已是5点多钟,雨停了,一尘不染的阳光从机窗闯了进来,带走了因等待而产生的焦躁、烦闷的情绪。

此时,舱内响起:“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起飞……”

飞机再次驶出停机场,开上铺满阳光的跑道,加速滑行,“腾”的一声,离开了地面,向霞光满天的高空飞去。

在飞机上,俯视高山、城市和河流,高山如造物者在地上摆放的沙盘;河流如水做的、粗粗的绳子,绕着高山奔跑,它们跑进了城市,又从城市的中心自由奔向远方;跑着跑着,遇到

一个个村庄,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坡上或者冲积平原上。

穿过云层,阳光照在云海上,没有云影的影响,它比白纸还要白。我曾从地面观察白云,发现白云身上藏着自己的影子,云团越大云影越明显,甚至有些时候会误以为乌云侵犯了白云。坐在飞机上,看着熟悉的,曾经在我童年世界飘过的云朵,此刻,我想起和我一起放牧在天边的老友。

飞机一路向北。

我的位置在东边,夕阳从西边照过来。飞机的部分身影落在机翼上,起初是一小片的影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也在机翼上移动,望着面积越来越大的影子,我感觉它们是时间在机翼上精心留下的脚步。

坐在飞机上,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梦见清澈的长江带着两岸的青山绿水流向大海,流向母亲的怀抱;梦见金色的阳光落进黄河,黄河如一条流动的金子流向远方,最终和大海相会。

一阵颠簸,我从睡梦中惊醒。

朝窗外望去,云海消失不见了。往远处看,圆月的月亮挂在天上,月光照过来,机翼上的灯光也打开了,一闪一闪地好像在和月亮对话,它们商量着联手给夜披上美丽的衣裳。

又一阵颠簸,我的右手无意间触碰到机窗的玻璃,冰冰的,比在地面上触摸它时的温度要冷得多。我仔细地打量着玻璃,发现外层的玻璃底部边缘地带长出了一朵小小的冰花。刚开始,它像萌芽的蘑菇头,又像紧紧握在一起的小拳头,随着飞机往北,如有生命力催促着它在玻璃上生长。一段时间过后,它在玻璃的左下角上开出一朵美丽的冰花。

夜色慢慢袭上来了。我朝地面望去,主干道的灯光亮了起来,眼前出现了一片灯火璀璨的世界。

伴随着飞机轮子接触到地面的声音,我透过舷窗,望着首都机场说:“北京,我来了。”

金花茶盛开的村庄

□ 徐仁海



金花茶是防城港的市花,它既有卓越的观赏性,也蕴含着独特的经济价值。

今年,我不想再错过金花茶的花季。为了这个心愿,我早早便动身,走进春日里云雾缭绕的十万大山,去往一个叫那伍的小山村。

村子坐落在群山中,山道蜿蜒,穿溪过涧,跨沟而行,一幢幢外墙浅白的楼房,或簇拥于树木之中,或掩映于绿意之下。村子距古镇那良街5公里左右,水泥硬化的村道进村入户,交通十分便利。

那伍村的山,几乎都保持原始状貌,一年四季都是郁郁苍苍地深绿浅绿嫩绿翠绿。村子的道路弯多坡多,这是山地状貌注定的。但是,车行村道,无惊无险,顺畅畅畅。

那伍村的花茶多,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坡头地角,几乎都见缝插针地种植金花茶。金花茶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野生野长在大山里的,都是不能偷采偷挖的,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自古爱山如金、守

护大自然如命的村人都认这个理,都自觉地遵守这个法规。然而,金花茶全身都是宝,叶可入药,亦可当茶泡水饮,味甘,是降脂降压、清热解毒的上品。其花更是珍品,世称“茶族皇后”,经济价值更高,市场畅销。

尽管它全身是宝,但野生的不能采,怎么办? 培育种苗,种植! 村民们除了在坡头地角、房前屋后种植,美化庭院兼发展庭院经济,同时,还因地制宜,在自家的肉桂、八角林下连片种植,称其为发展林下经济。穿行在肉桂林八角林间,随心放飞想象:500多亩林下种植的金花茶,按时令盛开时,美到你惊叹! 而且经过10多年的悉心管护,那伍村的金花茶终于繁花似锦。近年来,金花茶采收已成长为一项重要产业。村里不仅建起了两家烘干厂,更形成了从采摘、收购、加工到经销、运输的完整产业链。如今,借力电商平台,“茶花经济”正强劲地助推着乡村振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伍村这一方水土,养育出金花茶,那伍村的金花茶,也催生出了那伍村的能人。比如因种植近百亩金花茶兼收购、加工、销售金花茶而致富的村级致富带头人黄寿朋,比如种植金花茶、年采收近10万斤金花茶且有自己烘干厂的黄家旺。还有利用金花茶花季养蜜蜂的,还有,还有……

值得赞赏的是,那伍村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生态资源是该村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村民们笃定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各民族相互融合、和谐相处,在乡村振兴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致富中不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那伍村的山美水美,推开门即见山,推开窗即观岭。仰望,山连着山,山涧有溪流淙淙,从山的高处飘落,形如白练,在古树、灌木丛中若隐若现,一白一绿,展现诗情画意。俯视,几十条小沟小河,水清可见鱼游浅底,来来去去皆清澈,孕育着生物多样性。行至村中,盛开的茶花处处可见。那娇媚的姿态与清新的山野气息,瞬间让人忘却凡尘。空气似被山泉洗过,裹着花香与甘甜,伴着春风、细雨与山雾,沁人心脾。

群山环抱,清流蜿蜒的那伍村,正守护着它的生态根基。我伫立于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下,望向深入大山的路,我相信,这座坚守着生态的家园,必将如这棵古树一样,扎根沃土,枝繁叶茂。

在时光深处

□ 周敏(壮族)

在田东县湿地公园北面古人类文化展示区的一片草坪上,矗立着一块放大的手斧雕塑。这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手斧石刻,出土于林逢镇檀河村坡算屯高岭坡旧石器遗址(简称“高岭坡遗址”)。在田东,人们了解和认识家乡的文物,多半是从这把手斧开始。

高岭坡遗址位于右江南岸一座缓坡上,地势平坦。站在山坡上眺望,格外赏心悦目。山坡左侧竖立着一座手斧状遗址标志石碑,距石碑不远的坡顶上有个灰蓝色的大铁棚,坚固结实,简约雅致,这个建筑物便是为保存发掘后的遗址而搭建的。遗世独立的遗址保护棚,犹如远离风烟的一盏孤灯,屹立在右江之滨。

站在芳草萋萋的高岭坡上,蓝天下的旧石器遗址,在阳光映照下闪着金色的光芒,生出缥缈空灵的况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远古时代。

几十万年前,这里原是一片宁静空旷的山坡,后来变成古人类石器加工场,草木山水,岁月沉积,才有了今天迷人的景致和苍茫的诗意。

解说员介绍说,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与广西石油地质部门,到百色盆地勘查古人类遗址,当他们勘查到高岭坡时,惊喜地发现地面散落着不少大大小小的旧石器。后来因经费、技术等原因一直未正式发掘,采集到的石器来自地表,层位和年代均无从确定。

时光荏苒,15年后的1988年,高岭坡遗址首次被发掘。我们走进遗址保护棚,棚里的地表和探坑剖面土壤呈砖红色,颜色十分抢眼,中间挖开的探方映入眼帘,探方四周用不锈钢管焊接,严严实实地围起来。正是这片红土和散落在地表上的砾石,蕴藏着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我们绕着围栏参观遗址发掘遗留现场,一边看一边听解说员讲解:探方从遗址地表垂直发掘到砾石层,深8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地层堆积20多层,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现地下有厚约7米、含有丰富旧石器的网络红土层,出土69件石制品。

高岭坡遗址发掘过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1993年春,首次在高岭坡遗址地层中发掘出与旧石器共层的玻璃陨石,为同位素年代测定提供了物质材料。经测定,分别获得该遗址距今73.3万年和80.3万年的结论。之后,中美科学家将百色盆地田东高岭坡旧石器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公布了田东旧石器测出最新同位素年龄为80.3万年,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是壮、汉、瑶、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融合发展。田东位于广西西部,其地域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是东亚早期人类迁徙史上一个重要的驿站。高岭坡是史前人类活动中心,古老的右江从旁边缓缓流过,附近又有高山密林,人们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捕捞,是史前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理想之地。

先民们从右江河滩上选取砾石,搬到高岭坡制作手斧、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石器加工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展示了东亚早期直立人的行为能力和高超的石器制作技术。高岭坡遗址是百色盆地重要的代表性旧石器遗址和东亚重要的旧石器遗址之一,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头不会说话,但这些出土的石器却承载着田东的历史记忆,悠悠荡荡从远古走来。田东先民在百色盆地,创造了以手斧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其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实证。从高岭坡偏僻的荒野,挖出了几十万年的历史,古人类生活情景朦胧缥缈,好似一团化不开、散不去的浓雾,令我们无法清晰还原旧石器时代人类真实的生活画面。此时此刻,这一件件经历过历史淘洗和岁月打磨,而后沉寂的文物,缓缓地开启历史尘封的大门,展露出璀璨的文明之光,向人们诉说那些蕴藏在时光深处的无穷奥秘。